

剑气洞彻九重天

## 第十五回 罗兰侠独战神刀鬼

梅花厅中门窗紧闭。

春花四婢，守住前后窗口。

秋花二女，守住厅门口。

荷花、菱花却分站在一个全身黄衣的女人身侧。

本来，这些花婢以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排名，秋花双婢的身份，远在荷花、菱花之上，但以现在情形看来，荷花、菱花的身份之高，双远在秋花双婢之上。

“弟子梅花，叩见三宫主……”推门而入的梅花，第一件事就是对那黄衣女人跪拜下去。

江枫没有跟着行礼，暗中提聚了真气，运劲若钢，使全身的肌肉绷起，以防备突然而来的偷袭，连呼吸也调到了最平稳的境地，任何毒香、迷药，也无法使他立刻晕迷过去。

经过几次突然而来的搏杀，张四姑谆谆告诫，江枫也不敢稍有大意。

但见木椅转动，似是那黄衣女人，正在转过身子。

但声音却似从大厅一角处传了过来，道，“不用多礼，你主持洛阳居，花了不少心血，很辛苦了。”

梅花站起身子，垂手而立，恭恭敬敬的应道，“弟子惭愧，不能为师长解愁分忧！倒是菱花妹子，暗中帮了不少的忙，才保住了洛阳居这点基业。”

声音又从大厅中的另一角传了过来，道，“天马堂动员到副总堂主的身份，你们还能立足在这里，未被杀死，赶走，已经很不错了……。”

江枫心中明白，声音由大厅一角传过来，是三宫主存心卖弄，束音成形，利用回音，造成的错觉，听起来，好像那声音由梅花厅外透墙而入。

一个女人，练成了如此深厚的内功，其他技艺的成就，自更不凡，不禁他细细打量对方两眼。

这一看，顿有着诡秘难测，心生恐惧的感觉。

原来，以江枫的目光，竟然无法分出这黄衣女人面向何方而坐。

她像一个圆圆的不倒翁般，竖立在椅子上，双手双脚，都被那件黄袍掩遮了起来，整个人变成了一根圆筒。不但无法分辨出正面、背面，连侧面也无法分得清楚。

怎么看，椅子上坐的都不像是人，而是一截黄布掩住的木头。

这是什么武功，目的何在？

以江枫的技艺成就，竟无法判识出来？

“你就是韩霸，洛阳居的副总管？……”

这一次，声音由那黄布掩遮中发出，柔媚清丽，非常悦耳。

“不错，在下韩霸。……”
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梅花姑娘守口如瓶，她既然不愿说，在下也不便多问了！”

“师父……”站在木椅旁侧的菱花突然接道，“这个人狂傲的很，有些目空四海，眼中无人……”

“所以，他才能击败天鹅，又杀了一只喜鹊，你大师父手下弟子三条龙，被他整死了两条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人像爆米花一样，突然弹散开来，一件黄色的长袍，飞上了

屋顶，平平整整的贴在了屋顶上。

木椅上，出现了一个人，一个美丽动人的女人。

本来在一袭黄袍掩遮下，有如一截枯木的形象，完全改变，变成了一身翠绿的紧身劲装美人，绿的像初春发出的嫩芽，裹着一张白里透红的脸儿，江枫怎么看，也不像二十岁以上的人。

只见她举起细巧修长的玉指，理一下鬓边的散发，接道，“你也杀了天马堂中的人？真是胆大包天！”

“没有法子啊！我如不杀他们，他们就非要杀我不可，为了自保……”

江枫道：“在下只好杀人了！”

“果然是很好的理由……”绿衣美人微微一笑，突然转过话题，道，“你好像戴了人皮面具？”

“不错！很精巧的面具，很难看出破绽，但被你三宫主瞧出来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你派来杀我的六大杀手，都没有见过我真正的面目，在下只要取下面具，纵然对面相逢，他们也认不出来，何况，他们已六去其四，看来，贵宫杀我韩某的打算，只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”

“急着要杀你的，已不是我们了，天马堂、天王门，都不会放过你……”三宫主笑道，“天下武林中最强大的三股势力，全都被你得罪了，我想不出天下那里还有你立足之地？”

“说的也是，目下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希望他们不要逼的我无路可走才好，一旦逼急了，在下只有放手杀人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不想杀人，但更不想死，两者之间，逼我选择，在下就只好杀人保命了！”

“说的很明白了……”三宫主道，“不过，口气太狂。”

“忠言逆耳，真实的话，本来就不太好听……”

“大胆！……”菱花怒声喝道，“在三宫主的面前，也敢如此的放肆，当真是不知死活了……”右手一挥，一道寒芒，飞向江枫，人也跟着冲了过来，一指点出。

江枫似是存心卖弄，左手一扬，接住了一柄飞刀，右手挥动，竟然抓住了菱花的右腕。

菱花还想挣扎，但江枫右手微一加力，菱花立刻全身酸麻。

江枫对菱花早有成见，诚心给她点苦头吃，暗中加强内力。

菱花立刻脸色惨白，疼的一身冷汗，但这丫头，也有一股狠劲，硬是咬紧牙关，不哼一声。

“够了！她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……”三宫主说。

“再不停手，她就会哭出来了，你能击败天鹅，打死喜鹊，又杀了三龙之二，已经用不着再在我面前展现武功了，菱花根本不是你的敌手，胜之不武……”

“我只是惩罚她的无礼……”江枫道，“出手就是一记飞刀……”

“好了，放手吧！我来这里，就是为了对付你，我才是你的敌手……”三宫主道，“我以真面目和你相见，就是存了一决生死之心。今日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”

江枫放开了菱花。

菱花心中才明白，自己的武功和对方，差距太大，这不是拼命的事，武技造诣到了某种距离之后，不是搏斗，而是送死。

“我们之间，为什么一走要分出生死呢？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有这么深仇

恨吗？”

“有！你杀死了我大师姐两个弟子……”三宫主说，“又当我之面，羞辱了菱花，只这两项，已然该死，何况，你又杀了我派来杀你的四个杀手！”

“这么说，似已无回旋余地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三宫主请出手吧！在下舍命奉陪。”

三宫主挥挥手，道，“你们都退出去，没有听到我的呼叫，不许进来……”

“如是三宫主死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也会知会诸位一声。”

梅花看了江枫一眼，悄然退了出去。

菱花走在最后，拉上窗帘顺手还带上了房门。

虽然是大白天，但房中立刻暗了下来。

江枫心中暗忖：“她要如此暗淡的光线之下动手，不知要施展什么歹毒的暗器了，倒是不可大意。”

“韩霸，取下你的人皮面具来，我要看看你的真正面目？……”三宫主道，“你有如此一身武功，绝非无名之辈。”

江枫一个转身，取下脸上的人皮面具，道，“恭敬不如从命，三宫主请看个清楚……”

那是一张令人心醉的英俊面貌，尤其是双目中射出的一片情焰，立刻燃起了潜藏在心底深处的欲火。

三宫主看一眼，立刻警觉，道，“惑心术，你是天狐门中人？”

急急转过脸去。

江枫微微一笑，道，“听说三宫主的媚术，已进入至高境界，在下不能不未雨绸缪，早作准备了……”

“那头老妖狐，果然把‘惑心术’传了下来，而且传给了男人……”三宫主道：“天狐武功，一向传女不传男，她竟然背弃门规……”

“三宫主言重了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惑心术谈不上玄门正宗，但你们的媚人之术，更是旁门左道，但他们都是一种武功，既是武功，自然可用来一决胜负，咱们就以这两种武功拼一场！看看在下拜倒你的石榴裙下呢？还是你三宫主屈服在惑心术下？”

“这样拚下去，立刻就见胜负……”三宫主道，“其他的技艺，就无法施展了。”

“三宫主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咱们先以真正的武功，拼搏一阵，不论谁胜谁负，再以媚术作最后决战……”三宫主说，“连胜两阵者，败的自然心服，如是各胜一阵，今日之战，就此罢手言和，再约期一决胜负。”

江枫微微一笑，道，“以真正的武功一决胜负，在下十分赞成，至于改期再战的事，恕难从命了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我们今日之战，一定要分个生死出来了？”

“还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三宫主以武功或媚术制住了我，成为三宫主裙下的不二之臣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或者三宫主成为在下的忠诚伙伴……”

三宫主缓缓转过脸儿。

原本娇若春花的一张脸，此刻却变的一片铁青。

这张脸的形状，并没有什么改变，只是是脸上的颜色变的十分怪异，看起来，就完全不同了。

一个美女的组合，除了面形轮廓、身材、气质、均匀的肌肉骨骼之外，

颜色也是极为重要的部分，发如飞蓬，面似淡金的美女，似乎是还未见过。

江枫顿觉着‘惑心术’再也无法施展下去。

原来，这一种武功竟也有拘限的对象，它的威力在双向沟通，至少，施术的对象，不太让人讨厌……。

但现在的三宫主，却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。

整张脸青中透绿，脸上的肌肉，也一片僵硬，似是那一转脸间，戴上了一个又厚又硬的面具。

但江枫却知道，三宫主没戴面具。

因为，她的双目中也发出了绿色的光芒。

面对着这么一个形同鬼怪的人物，江枫的惑心术，已完全无法施展。

江枫心中明白，这是一种武功，抗拒惑心术的武功，但在双方对敌之时，施展出来，这种武功必会另有妙用。

看来，内宫一系中人，对抗拒天狐武功似是早有准备了。

天王门同出一源，自然也有了抗拒‘惑心术’的办法，只不过，还未能传遍弟子。

事实上——

把一个绝美的女人，变成如此难看的形状，习练这种武功的本身，就是一种很大的痛苦，必须要具有大定力的人，才肯习练。

三宫主就是具有极大定力的人，她习练出最高的媚术，把女人的魅力发挥到极致，作为征服男人的利器……。

但也肯习练使美丽、曲扭、变形的武功……。

江枫立刻提升了对三宫主的评断力。

她不是那种只知运用媚术的女人，而是具有了多种技艺的强敌……。

天王门分袭为二，内宫一系似已是自立门户，但他们仍能 and 天马堂分庭抗礼，最重要的一种技艺是具有抗拒‘蚀心魔音’的神功。

无相大师的‘大悲梵唱’是蚀心魔音的剋星，它由佛经的降魔咒中演化出的一种内家神功，清心醒脑，使迷乱的神智恢复……。

内宫一系中绝不会‘大梵凡唱’，他们凭什么抗拒蚀心魔音？

但他们若有所恃，天马总堂竟然无法施展出‘蚀心魔音’让内功一系中人变节。

这绝非天马总堂的慈悲，而是他们有着抗拒魔音的技艺。

思念及此，江枫心中大大的震动起来，天马堂是劲敌，天王门和内宫中人，更是不可轻视。

他们具有的奇功、技艺，绝不在天马堂云集的群魔之下。

“韩霸也不是你的本名了……”三宫主说，“天狐绝技惑心术也不是无术可破，……”

“不错，三宫主目下这副尊容，在下确实让惑心术失去效用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但三宫主的媚术，也是无法施展了。”

“我要以真实的武功折服你……”三宫主双目中闪起了凌厉的绿光，接着道，“内宫中人，大都是女流之辈，可不是全仰仗姿色服人，你杀害了三龙之二，自非弱手，不过，他们轻敌大意，也是败亡的原因之一。”

江枫点点头，道，“不错，他们如全力戒备，我那出手一击，也许不能得手，但他们绝不是我的敌手，二十招内我可以轻易的搏杀他们。”

“所以，现在，我要以真本领，硬功夫，试试你的武功成就了！”

右手一扬，拍了过来。

她举止轻灵，这一掌，也不见任何力道。

但让江枫震惊的是，三宫主右掌上，竟然也泛起一层绿色的火焰，包围在掌指上。

江枫原准备硬接一击，但却临进改变了主意，双肩晃动，施出‘风摆枯荷’的身法，避开了一记掌势，但却运气左肩之上，使衣服胀起，触接了一下擦身而过的掌力。

“韩霸，我似是低估你了，你艺高胆大，却又能如此的谨慎，……”三宫主说：“果是一个可怕的劲敌！试验出什么没有？”

“是一种极度阴寒的武功，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掌风冷风冷厉如针，似是要洞穿肌肤，三宫主……”

“韩霸，看来你认不出这是什么武功？……”三宫主微笑说道，“这好像又高估你了。”

双掌疾展，攻了过来。

江枫心中十分懊恼，忖道，“如若大和尚、张四姑有一人在此，一定可以认出她的武功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双手也展开了凌厉的反击。

他不知对方用的什么武功，变的十分小心，默运无相神功，真气满布全身，连一处毛孔，都在神功保护之中，而且，小心翼翼的，不接对方掌势。

但见绿色的云气，愈来愈冷，似是整座梅花厅，都在一种绿气笼罩中。

可是江枫全身都在无相神功保护之下，一点异样的感觉也没有。

三宫主挥动的双掌，逐渐的慢了下来，头上泛现出汗水，似乎是这一阵猛攻，耗费了不少的气力。

“韩霸，你不但狡猾，而且很阴毒……”三宫主突然停下了手，脸上的绿气也似是在逐渐的消退，气忿地说道，“你用的什么武功？护住了周身的毛孔，……”

江枫顿有所悟，忖道，“原来她这阴寒之气，不用直接伤人，是由毛孔中侵入人体，我以无相神功，护住了全身，使阴毒无法侵入体内，这真是歪打正着了。”

就在他忖思之间，三宫主已穿帘疾掠而去。

窗外传来了一声惊叫，紧接扑通一声，似是有人摔倒的声音。

江枫迅速的戴上了人皮面具，梅花已推门而入，看到江枫无恙，才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，“三宫主呢？”

“走了……”

“你伤了她，是吗？……”菱花缓步行了进来，接道，“你赢了，但你会遇上更强烈的反击。”

菱花突然反手一掌，拍向天灵要穴。

江枫一伸手，抓住了菱花的右腕，冷冷说道，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死！……”菱花道，“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……”看了梅花一眼，接道，“我不会背叛师门，所以，也不会告诉你秘密，与其忍受诸般痛苦、折磨，何如一死了之。”

“在下没有败，三宫主也没有败……”江枫道，“我们这一战应该是不分胜负！”

“那……我师父为什么要匆匆离去……”菱花奇道，“何况，她带来的

人，还未出手！”

江枫心中忖道，“原来，她还带有帮手。”口中却冷冷说道，“我想是，她不愿见到你们吧！”

“不愿见我们？……”菱花大感不解的说，“为什么呢？”

只见桃花、兰花扶着杏花缓步行了进来，李花紧随身后。

菊花、桂花也随着行入了厅中。

“杏花受了伤……”梅花低声问道，“你们守在窗外，怎么会受了伤呢？”

“是一个全身绿气环绕的怪人伤了我……”杏花说，“他穿窗而出，形如厉鬼，我还未来得举剑攻出，已被他一掌击倒……”

“胡说，这梅花厅中，只有三宫主和韩霸两个……”菱花道，“如今韩霸还在这里，三宫主……”

只觉话中有语病，急急住口不言。

“是真的，菱花姐，……”杏花说，

“那个人不是三宫主，她全身绿气环绕，形同鬼魔，哪里会是千娇百媚的三师父呢？”

菱花怔了一怔，转望着江枫，道，“韩副总管，我师父……”

“你师父习练过一种怪异的武功，能使全身散发出青绿的雾气，……”江枫道：“那是很高明的武功，只可惜我们还未分出胜负，诸位就准备进来了，也许是令师不想以那样怪异的形像见你们，所以，突然破窗而去，……”

菱花接道，“师父不是败走，一定还会回来了？”

“对！令师会回来，何况，她带来的帮手，还未出现，诸位请在此等候一会，区区先走一步了。”

不再理会菱花，转身向外行去。

“站住……”菱花冷冷的喝道，“我师父还要回来，你怎么能够离开这里？你不能走啊！”

竟然缓缓向江枫逼了过来。

“菱花，我不想伤害你，令师既然到了长安，不跟我分出高下，绝对不会离开，……”江枫虽仍然带着面具，但他投注在菱花身上的目光，却流现出无比的温柔。

菱花苦笑一下，道，“洛阳居中，有梅花姐姐掌理，我只是在暗中转达令谕，如今，我暴露了身份，师父第一个就不会饶我，当然，梅花姐姐也不会宽恕我，四季花女，一来是亲同姐妹，现在，她们一个个都会把我视如蛇蝎，老实说，我活下去，也有着生不如死之感，你如有意成全我，那就杀了我。”

她说的神情凄然，一闭双目，缓步对着江枫行了过来，一副全心求死的哀伤神情。

“一定要死，你可以自己了断，……”江枫对菱花的印象，本就不好，冷冷接道，“用不着由我代劳。”

“韩霸，你肯杀了我，我会得到一个战死的荣誉，我死了会受到组合的敬重，自绝而死，倒也容易，只不过，我将成为组合中的罪人。……”菱花双目来睁，但两行泪水，却眼角中涌了出来，道，

“我们有一个严格的规定，除非落在敌人手中，不得自绝，战死在刀剑之下，才是英雄的行径，不论你心中多么讨厌我，但帮一个将死的人一次忙，对你有什么损害呢？”双臂一张，直向江枫扑了过来。

“菱花，几时有这个规定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”梅花大声喝问。

江枫亦生警觉。

可惜，太晚了。

菱花那一扑之势，快如闪电，双方距离既近，江枫心中又无防备，梅花出声喝问时，菱花已紧紧的抱住了江枫。

当然，江枫有没有把菱花这个小姑娘放在心上，就算被她抱住了又如何？

江枫相信自己的精湛内功，就算菱花全力施为，也一样伤不了他。

可是，她不是菱花，是内宫派来六大杀手中最厉害的一个杀手，千成女魅方妙。

掌指触身，江枫已觉出不对，只觉两支尖锐的细针，刺破了护身真气，顿感惊怒交集，大喝一声，全力劈了一掌。

强猛绝伦的拳势，击中在方妙的前胸之上。

没有人能承受江枫这一记含怒发出的掌力，方妙也不能。

这一掌震碎了方妙五脏内脏，也震脱了她脸上精妙的易容药手，一片片滚落下来，现出了本来面目。

那是个三十几岁的女人，只可惜已被江枫掌力震的五官变形，口、鼻、双耳、双眼中，都有鲜血涌了出来。

好霸道的一掌。

但她双臂仍然紧抱住江枫不放，当真是死不松手。

梅花无法再控制自己，飞跃到江枫身侧，右手一挥，寒芒闪动，斩落了方妙两只手臂。

方妙已死，尸体倒地。

梅花左手扶住了江枫，道，“你受伤了？”

“伤的很重……”江枫低声道，“不知道什么暗器，刺入我的后背，好象淬有剧毒，我的身体已开始麻木……”

“原来是你这个丫头作祟，吃里扒外，罪该万死……”三宫主推门而入，身后跟着背插双刀的菱花。

梅花脸色大变，但却紧咬着牙关，默然不语。

菱花冷笑一声，道，“梅花姐，忍着点嘛！师父一直没有怀疑你，小妹虽然有些怀疑，但你是一方主帅，我可不敢稍有逾越，现在，你自暴身份，这就犯了背叛门户的大罪，那可是唯一的死罪啊！”

梅花似是豁出去了，娇躯一转，挡在了江枫前面，冷冷说道，“我犯了什么法，大师父自会惩治我，现在，请三师父网开一面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”

“我们是谁呀！……”菱花道，“也不害羞，叫的那么个亲热法，我就想不通，韩霸那一点值得你爱，竟然豁上命去保护他……”

“菱花，少说大话，他要存心收拾你，你绝对逃不过他的手掌心去……”三宫主冷冷说道，“就是师父，如不是早有准备，也一样无法逃得过去。”

菱花微微一怔，道，“我怎么一点也瞧不出来呢？”

“因为他不喜欢你……”三宫主说，“没把你放在眼中，所以，方妙用你的身份，才能接近他。”

菱花只觉这番话字字如刀，刺入了心中，但这番刻薄言语，出自三宫主的口中，菱花只有暗暗咬牙忍受的份了。

三宫主目光转注到韩霸的脸上，笑道，“千面女魅方妙的武功，在当今江湖上，算是一流高手了，但却承受不住你全力一击，但她四枚夺魂神针，

是天山寒铁磨制，淬有奇毒，我相信她扑你身上，就是要施展毒针。

你一掌要了她的命，我想信她也把毒针，刺入了你的身上，寒铁毒计，锋利无匹，不是任何武功能够抗拒，你现在，大概已尝到了毒性发作的滋味了，只怕已无法再和人动手了……。”

江枫感觉到身上的麻木，逐渐在扩大，已然侵入了手臂、双腿。

“其实，用不着杀你了，方妙的夺魂神针，两个时辰之内，能使人全身麻痹、瘫痪，十二个时辰内，必死无疑，……”三宫主叹息一又道，“可惜呀！可惜，如此的美质良才，生命会如此短促，我为君悲，我为己怜，这一份沉深的相思，只有永埋心底了。”

声音突然一变，冷冷说道，“梅花，你自信能够保护他吗？”

“弟子全力以赴……”梅花扬起了手中的短剑，接道，“师父，请手下留情，不要逼弟子拼命。”

“拼命……”三宫主微微一笑，道，“你认为，你能拼么？十招之内，我就可以要你束手就缚。”

“弟子不会束手就缚，弟子会拼上一腔热血，一条性命，……”梅花道，“我会死在韩霸之前。”

“他不会死，可惜的倒是你暴露了身份。……”

张四姑推门一扇窗、飞跃而入。

“张姨，他受了伤……”

梅花似是看到了亲人一般，急急的说道。

“不要紧，我在这里，夺魂神针就是夺不了他的魂，要不了他的命，……”张四姑安慰着梅花，道，“先带他离开这里，……”

“走得了吗？……”三宫主冷冷地道，“你是什么人，口气如此的托大。”

“易花手张四姑，听人说过没有？我的武功不错，也略通五行奇术，能烧出世上最好吃的菜，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变一个人的形貌，又善解三毒，所以，我不用习练媚术，也能使男人拜倒在我石榴裙下。”

“听说过你这么一个人，……”三宫主道，“想不到今日幸会了，不过，易容术也好、易牙术也罢，想把一个人带离此地，都不是很好的办法，那需要真才实学的武功，张姑娘自诩武功不惜，小妹就讨教几招了！”

“我看杀鸡不用牛刀，想打架我来奉陪，拳、掌、兵刃，任凭你选。”随着话声，人影闪动。罗兰已飞跃入室。

她和张四姑走的一个窗户，真不知窗外是否还有别人。

三宫主目光转动，见四季花婢具在厅中，这梅花厅的四周，似已无人防守了。

“看起来，你们在洛阳居安排的人手不少啊！”

“三宫主错了，我们跟你一样，由很远的地方赶来的，张四姑没有工夫陪你，我虽然差了一级，但对付你，相信还可以应付得了。”急行两步，挡住了三宫主，身上的佩剑，也同时出鞘。

三宫主只看了罗兰的握剑手法，心中已明白遇上了剑道高手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，“你又是谁？”

“罗兰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，我隐居深山，全力练剑，所以，我剑上的功力，非常的惊人，所以，你最好别和我动兵刃！”

三宫主仔细的打量了罗兰一眼，暗道，“这些人怎么突然在这里现身，而且，个个都非弱者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！”

心中念转，人却看了菱花两眼。

菱花心中大急，道，“师父，这些人，从来都没有见过，只怕是梅花姐从中掩护，我才得不到一点消息。”

梅花已背起了江枫，道：“菱花，不要紧，你可以把所有的罪名、错误，都加到我的身上，只要能保住你就行了，三师父恕罪，弟子要先走一步了。”

三宫主很想拦阻梅花，但横剑而立的罗兰，却有着一夫当关，威震全场的气概。

她手中的长剑，只不过斜横身前，但却给人一种压迫的感觉，似乎是整座梅花厅中都在她剑势笼罩之下，那闪闪欲动的剑气，随时都可以攻了过来。

那是一种极高的剑术境界，练剑人的精气，已和剑合二为一

三宫主为那股冷厉的剑气震慑，竟然不敢出手拦阻梅花。

但张四姑却横一步，拦在梅花身前，低言数语，又取出一粒丹药，投入了江枫的口中。

梅花背负着江枫，穿窗而去。

菱花也警觉到情势不对，罗兰似是给了三宫主很大的威胁，她几乎是提出了直接的挑战，但三宫主却故作不懂，未作答复，立刻说道：“师父，敌人众多，咱们也把人手召出来吧！”

三宫主点点头，发出了一声长啸。

“不要慌张，我很希望能多见识见识到你们内宫中的高手……”罗兰道，“我也会耐心等着他们。”

言词之间，充满着轻藐的意味。

她练剑数十年，自信在剑术上的成就，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，但却一直没机会，让她一显身手，因为，试剑的对象，对付一般江湖人物，就算一口气击败数百人，也显不出她剑术上真正的成就。

但三宫主的身份就不同了。

她不但技艺精湛，和江枫动过手，而且是当今江湖上统治阶层的人物之一，如能把她制服剑下，这一战必将留传武林。

养精蓄锐二十余年，罗兰心中跃动着挥剑的冲动，脸上神光湛然，长剑上剑气流动。

三宫主目光转动，扫掠了罗兰一眼，发觉了罗兰手中之剑，似是波动出一阵阵的寒芒，不禁心头大大一震，暗道：

“这是什么剑法？如此的先声夺人，难道这个女人真的已修成了传说中的剑客人物？”

只听一个沙哑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三宫主啸声招唤，不知有何吩咐！”

两个穿着灰色及膝大褂的老者，无声无息而来，以在场之人的耳目灵敏，竟然无人听到他们的步履之声。

看清楚来人之后，张四姑心头一震，低声道：“罗兰，小心一些。是神、鬼双刀，当代武林中，最神奇、诡异的两把刀！”

“既然四姑认识他们，也就用不着我引见了……”三宫主耳目灵敏，很清楚的听到了张四姑的声音，接道：“两位老人家本是一支伏兵，硬给你们逼出来了！”

“久仰！久仰！今日幸会了……”罗兰有着迫不及待的冲动，急于一战。

但张四姑却打断了罗兰的话，接道：“神、鬼双刀早已退出江湖了，怎么会重现武林？”

两个人一样的穿着、打扮，灰大褂、多耳麻鞋，手中拿着一根黑漆手杖。

无法很确实的形容出两个人的年龄，他们的头顶已经发秃，稀稀疏疏的几根白头发，却偏又梳洗的非常整齐，还用白缎子条带扎了起来。

骤然间看上去，一点也不惹目的灰色大褂，竟是名贵的熟丝织成，多耳麻鞋，也是银丝合以搓合的麻绵编制，其价值尤在最好的皮靴之上。

总之——

这两个怪老人身上的着用之物，无一不是当代最名贵的织品。只不过，他们剪裁的式样老旧、怪异，颜色单调，看上去就不起眼了。

“说起来，也真是有些不好意思，我们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张四姑还是个黄毛丫头。”左首老人笑道。

“什么黄毛丫头，已经亭亭玉立了，至少该有十六岁。”右首老人打断左首老人的话。

“我说鬼兄啊！你这抬杠的毛病，还是不能改，十六岁不是黄毛丫头，是什么？难道叫她小妇人啊？”

罗兰一皱眉头，忖道：“这两个老不死的，加起来不到两百岁，也该有一百八十，说起话来，口没遮拦、油腔滑调。”

“鬼兄，听到没有？有人在心里骂咱们了。”

“谁在骂咱们，敢情是不想活了。”

罗兰怒火升起，就要发作，张四姑却及时喝止，道：“罗兰，静下来，你一乱，就没有章法了。”

长长叹一口气，压下心头怒火，罗兰低声说道：“我看不惯他们的轻浮。”

只听右首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一次我听到了，她叫罗兰，她看不惯咱们轻浮。”

“不错，我叫罗兰，两位，怎么称呢？”

左首老人笑道：“老夫神刀。”

“我是鬼刀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们是神刀、鬼刀，我问的是你们的姓名？”

“哦！年代久远了，已经好长一段时间，没有人叫我们的姓名了，你要是敬重老夫，就叫我一声神老，再不然叫我老神，或是神老儿，叫他一声鬼老，老鬼，悉听尊便。”

但闻张四姑的声音，传入耳中，道：“罗兰，要忍耐，神、鬼双刀老年成精，阴的狠，别让他找出你的弱点，他们是故意逗你，只要你一生气，剑势露出破绽，他们就会乘虚而入。

他们的刀法，早已到了神出鬼没的境界，就算杀不了你，也会迫你失去先机，你再想搬回来，那就非常困难了。

你面对的是当代武林中最强的两个刀手，想当年金丹书生，曾被他们双刀困住，打了一千多招，突不出他们的刀阵，还是天狐夫人赶到，合力制服了两人，迫他们立下重誓，退出江湖，只道他们已死，想不到竟然还活在世上。”

罗兰微笑颌首，代表了答复。

“瞧到没有，老神啊！那个叫罗兰的女人，笑起来，还真有点叫人动心啊！”鬼刀大声笑道。

罗兰又被激火了。

“罗兰，两个老鬼，不重名利，只好美色，三宫主一定用美色引诱他们出山，你也算天狐门人，被他们轻薄几句，吃点豆腐，何必放在心上呢？”

“说的是啊！老鬼呀！”罗兰一敞心胸，接道：“要不要我多笑两次给你看个过瘾？”

果然，轻启樱唇，展颜而笑，顿然间浮现出一脸的柳媚花娇。

她虽未认真习练过天狐武功，但却心中熟记天狐武功口诀二十年，这一笑，颇有狐媚之气，令人心醉。

神、鬼双刀不禁看的一呆。

“老鬼，你没有说错，果然是一笑倾城，好看的很啊！”

张四姑眼看罗兰已被说服，领悟到了江湖上的奸诈，暗暗吁一口气，笑道：“神老、鬼老，你们两位老人家还没有回答我呢？”

神刀笑道：“回答你，回答什么？”

“两位怎会重出江湖？就小妹所知，两位一向极重信诺？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如是小妹早知道两位肯重涉江湖，我早就去请你们了……”

她用词婉转，神刀被质问心中本来有些不高兴，但却又被最后一句话给消了下去。

“听说金丹书生和天狐夫人，都已作了古人……”神刀大笑道：“可真是好人不长寿啊！”

“作了古，没有人见过他们的尸体啊！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江湖传言，岂可尽信！”

神刀脸色一变，道：“说的也是啊！老鬼咱们回去吧！”

三宫主接道：“两位，等听到了金丹书生、天狐夫人在江湖上出现的讯息，再背弃我们的约定不迟啊！届时，我也将陪同两位，同隐深山，永不离开。”

“你说的啊！”神刀道，“可不能说了不算，老夫现在，倒是希望金丹书生和天狐夫人，都还活在世上才好？”

“有一个活着也好啊！”神刀有些不死心的接道：“那就算你输了，要履行承诺。”

“但两个都死了。”三宫主说：“两位老人家喜欢罗兰，何不把她主擒过来，让她常侍身侧，陪伴枕席。”

“说的有理，老鬼，你看咱们是一齐出手呢？还是你先上，”神刀说：“老夫替你押阵？”

“别慌着打架，刀剑无眼，挨一下不死必伤，老夫要先和张姑娘聊聊，”鬼刀说：“张四姑，老夫隐居深山，日子过的清闲、舒服，你要用什么办法，把老夫请下山呢？”

“我看。”张四姑道：“只有我自己上山去了。”

“你真的会去。”鬼刀说，“是逗着老夫玩的吧？”

“是真的。”张四姑道，“两位刀法精绝，举世无双，纵然付出很大的代价，但只要能请到两位助拳，那也是值得的了。”

她说的很婉转，但却很清楚。

鬼刀大笑道：“老夫明白了，世人尊重我们的，是我们刀法，喜欢我们的，是我们的武功，没有人会喜欢我们两个人。”

“就是如此……”张四姑道：“其实，你们神、鬼双刀，心中明白的很，

凭两副尊容，恐怕永远无法得到女孩子的欢心了，但你们精绝的刀艺，会提升你们的气度、品质，掩住了形貌上的缺憾，所以，你们争得了神、鬼双刀的大名，在赫赫威名的拥护之下，看上去，就会有动人之处了。”

“高论啊！高论……”神刀笑道：“老夫早有了这种想法，只是不像张姑娘说的这么清楚，鬼兄有何高见？”

“在下吗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”鬼刀说，“但不知三宫主有何高见？”

“张四姑少说了一点，日久情生……”目光转动，看了神刀一眼，接道：“鬼老，如能得到罗兰，那是心愿得赏，应该好好为鬼老庆贺一番，就算得不到吧，鬼老请看我身侧众家弟子，个个美貌如花，任凭鬼老选择就是！”

四季花婢，确都是出人的美女，只可惜，别具一格，柔中含刚的梅花不在。

鬼刀的冷厉目光，由众家花女的脸上扫过，摇摇头叹息一声。

也许是人老了，审美的观念，也大大的不同了。

四季花女，个个如花含露，即将盛放，但在鬼刀的眼中，这些年轻美女，万万不及三宫主。

“老鬼呀！不要尽管吃醋，老夫只不过一个三宫主，你已经有了四个美女陪侍，四比二，你还吃亏呀……”神刀道，“如果，咱们抓到罗兰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鬼刀冷冷的接道。

“由我独享，老夫绝不染指，但如同时抓到了张四姑，那就要分我一杯羹了。”

“老而无耻是为贼，你们可真是当之无愧了……”罗兰极力控制着，但仍然无法按熄下冒起的怒火，道，“出来！你们神、鬼双刀一起上，我要刺瞎你们的双眼，要你们不能再看女人！”

“轻嗔薄怒别样娇，美人就是美人，喜怒之间，另有一种动人的美丽……”鬼刀道，“小娘子如此姿色，藏诸深山，当真是暴殄天物了。”

“你说的，要我们一起上，当心祸从口出啊！”神刀冷冷的接了一句，突然一躬身，直向罗兰冲了过去。

这一下，大出了罗兰的意料之外。

她全力在防护鬼刀，怎么算，最先出手的，都应该是鬼刀才对！

但罗兰想错了。

出手一竟是神刀。

未见他刀在何处，但一股凌厉的刀气，已然破裂了罗兰身侧环围的剑气。

神刀右手食、中二指，直指左肋，一道冷厉的刀芒，就从双指中透射而出。

难道刀已在手，隐于袖中？

但那根黑漆手杖的藏刀呢？

莫非是刀有两把？

罗兰急迅转动长剑，希望能及时迎击对方的刀势，也逼出对方的刀来。

只可惜，晚了那么一点点，罗兰的长剑无法迎上袭来的刀罡。

神、鬼双刀，互暴其丑就在制造这一点抢制先机的机会。

因为，他们已入梅花厅，就感受到那股肃杀的剑气，是两人生平中从未遇过至高的剑手。

掌握到这一点机会，神刀是全力施为，务求一击而中，攻势如电光石火，罗兰想转动长剑，已来不及了。

当然神刀早已有备，早以内火逼住了罗兰的剑势。

但见寒芒闪动、交错，两柄长剑由横梁上飞射而下。

但他们仍无法及时封住神刀的攻势，不过，两柄剑却同时指向了神刀要害“太阳穴位”。

神刀固可一刀割裂罗兰的咽喉，但他亦很难闪避左、右两面的来剑。

只要有一剑刺入了太阳穴中，这个人的活命机会，就完全消失。

所以，神刀改变了心意，先保老命要紧，刀势突然则袖中突出，左盈右决，两声金铁交鸣，封开了两柄长剑。

剑光隐失，人影乍现，吟雪、吟霜，一左一右的出现在罗兰身侧。

“是你们救了妈妈？……”罗兰心中稍感安慰的说。

“是啊！……”吟雪道：“两个老鬼耍阴险，娘被他们骗了。”

“乖乖，世上真有这么漂亮的女娃儿……”鬼刀大声叫道，“我说老神啊！这可是仙女下凡，人间少见，你要仔细瞧瞧啊！”

“瞧你妈的脚啊！……”神刀微带怒意说道，“刚才，你如肯配合出手，罗兰不被活捉，也会死于你的刀下，咱们就少去了一个大大的劲敌，你袖手旁观，可是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！”

“我看，这也不能怪我……”鬼刀说：“咱们进了梅花厅，时间不是很短，为什么就没有发觉这里有一支伏兵？而且，三宫主也没有提示一下。”

“因为，三宫主也不知道……”吟霜迷着一对媚眼，斜睨着鬼刀，道：“老色鬼，花招只能耍一次，再耍就不灵光啦！现在，拿出你们的真才实学，大家凭武功分个生死吧？”

口中挑战，但媚眼如丝，却又抛出了无限的娇媚、诱惑。

鬼刀立刻被那股魅力吸引，看着吟霜发呆。

“惑心术”，果然是非同小可，以鬼刀之老奸巨滑，竟也在一瞬间，被吟霜算计。

如若吟霜突出一剑，也许可以杀了鬼刀，只可惜，她还未练到那等视人命如草芥的境界。

三宫主悄然咬破舌尖，挟着一口真气，呸的了一声，吐了鬼刀一脸鲜血。

当然，也把鬼刀由沉迷中惊醒过来，伸手一抹脸上血迹，道：“谢啦！三宫主……”

“小心点，阴沟里翻船，在江湖上可是常有的事……”三宫主道，“天狐夫人的‘惑心术’，可是比我们的媚人术还要高明。”

“承教、承教，想不到仙露明珠一般的小姑娘，竟然也练了这种邪门武功……”鬼刀道，“老夫倒要全心全意的领教一番了。”

话虽说的客气，但杀机已露。

吟霜一整脸色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为老不尊，色迷心窍，不是三宫主拼上一口鲜血，施展出‘解元大法’，你已是无头之鬼了。”

“所以，老夫一要找回来，栽在你这个女娃儿手中，可是老夫的奇耻大辱。……”

鬼刀一脸冷肃的说：“非杀你不足以消我心中之恨。”

“娘！你对付神刀，我和姐姐收拾这个老色鬼。”

吟霜当机立断，作出了决定。

“桂花、菊花留下来，你们都退出去。”三宫主发出了令谕。

春花四婢在菱花率领下，退出了梅花厅。

“看样子三宫主也准备插一腿了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幸好，我张四姑还无敌手，那就由我奉陪了。”

“也许，你们一直认为我们内宫一系中人，都是凭仗媚术、药物伤人，谈不上正宗武功，今天，我想要你们见识一下，内宫一系中的武功，亦有过人之处。”

“好啊！厅中狭窄，咱们到外面，找处宽大地方，一决胜负？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三宫主意下如何？”

“不用了，……”三宫主道，“梅花厅是狭窄了一些，不过，打起来，也就更为凶险，要考验武功，也要考验机智和应变的能力。”

“行！就依三宫主，我先出手了。”

罗兰长剑一挥，指向神刀。

罗兰心中明白，两个女儿的功力还浅，未必是鬼刀之敌。

至于张四姑，大半生都花费在各种奇术和易容术上，这样狭小之处，和人近身拼命，很多暗器、奇技无法施展，恐怕也难占上风。

所以，准备以精湛的剑术，封闭全厅，使他们全都无法动手，是故，剑势一出，立刻带起了一片剑气，充布全厅。

这攻向神刀的一剑，并不如何凶猛，但却带起了一股凌厉的剑风，充布全厅。

感觉中，这一剑似是逼攻向了厅中所有的人，包括了张四姑和吟雪、吟霜。

不便和罗兰的剑势迫袭。

但神鬼双刀和三宫主，不愿退让，迫的只有挥动兵刃反击，以排开逼上身的剑气。

神、鬼双刀仍未亮出他们的兵刃，只挥动手中的黑漆手杖，在身前疾转如轮，排荡开近身剑气。

三宫主却亮出了一把七星短剑，挥舞出闪烁的宝芒，排出近身剑气。

宝芒来自剑身上七颗耀目的宝石，宝石只有三种颜色，红、绿、白，但在快速的挥转中，幻起数十种不同的宝光，耀眼生花。

神刀封开了罗兰一剑之后，并未亮刀反击，手中的黑色手杖，也未展还攻势。

罗兰也示再刻意的攻向他一人，只是挥动长剑，增强凛烈的剑气。

明确地说，罗兰催动的剑气，攻向厅中所有的敌人，包括秋花双婢在内。

但桂花、菊花，却躲在了三宫主的身后，只有神鬼双刀和三宫主正面承受了罗兰剑气的攻势。

三人只守不攻，把近身的剑气排开，却未作反击。

“张姨！……”吟霜低声说道：“这在干什么？闹着玩啊！娘在练习舞剑，妙的是敌人也不反击，这样子玩下去，那里会有结果？”

“他们三个人不作反击，那是各怀鬼胎，谁也不愿和你娘全力一搏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你娘形同舞剑的形态，我想是她在测验什么？”

“测验……”吟霜道，“娘练了二十几年的剑，从没有机会施展，今日有此良机，应该全力奋起一击，以定胜负，怎么有这等耐心呢？”

“对剑术一道，咱们和爹娘有着太大的距离……”吟雪道，“有些事，咱们无法理解，霜妹何不耐烦一些看下去呢？”

“吟雪说的对，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练剑人有很多的禁忌，他们要胸怀万里，气度磊落，才能修成大乘剑术，他们要循序渐进，以静制动，克敌于柔和平静之中，才是剑法中至高境界……”

只听罗兰笑道：“你们谈说了半天，只说对十之一二，霜丫头心性如此燥急，剑道这一门工夫，是永远不能学了。”

随着答话之声，罗兰手中的长剑，运转也突然快速起来。

隐隐可见，一圈圈的光芒，由急转的剑势中涌现而出，形如转轮，飞向三宫主和神、鬼双刀。

果然，三人也立刻有了反应，脸色凝重，手中的杖和七星宝剑，也舞动更加快速。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阵如刀削竹的声音，黑屑纷飞中，神、鬼双手中的黑色手杖，突然化作俩柄打造粗巧的窄刀。

图穷匕现，露出了本来面目，黑漆手杖中，果然是刀。

“果然是鬼诈的很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两个人的身上，不知道藏有多少把刀，你们两人要牢牢记住，一旦和神、鬼双刀对上，要小心防备他们的突来之刀。”

“对！他们手中有刀，袖有刀，……”吟雪说，“只怕双足、肩臂之中，都有藏刀了。”

只听三宫主娇娇甜甜的声音喝道：“剑气愈来愈强，两位再不全力反击，只怕时不我予，被困于强大的剑气之中，再想反击，就无能为力了！”

“对！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，老鬼，我全力排除他的剑气，你找空隙反攻为守……”神刀口中说话，手中窄刀果然快速展动，一片凌厉的刀风，反击过去。

剑气、刀风，往反击荡，整座梅花厅中，都充斥着冷厉的杀气。

但实质上三宫主却感觉到压力大减，大部分剑芒、剑气，都被神刀承接下来。

忽然间，响起了一声尖锐的怪啸，鬼刀人刀合一，化成了一道白光，直向罗兰射去。

雪、霜二女正想有所反应，罗兰已挥剑如轮、迎向鬼刀。

但闻一阵金铁交鸣，火星迸飞。

那是剑和刀的触接，铁和铁的撞击。

鬼刀之名，果非小可，人刀奋力一击，竟然裂破了剑气，直袭人身。

但罗兰反击的剑势，却如金轮疾转，压力重重，两人刀剑触接之后，鬼力仍然是被迫而退。

“老神啊！咱们走了眼啦！她剑上造诣奇高，大大出了意外，……”鬼刀一面挥刀反击，一面说道：

“我看，今天要神、鬼联手，才有胜望，如果放过了现在这个机会，等她合了联手的人，咱们两个加起来，只怕也无法胜过他们了。”

“好！双刀合璧！”

三宫主七星宝剑展现出一片宝光，护着秋花双婢，退到花厅一角。

她深知神鬼双刀合璧的威力，急退一角，以免遭受波及。

鬼刀突然收刀而退，和神刀并肩而立，缓缓举起窄刀，指向罗兰，罗兰也收了长剑，一脸严肃，右手斜斜举起长剑，剑尖迎向双刀。

“姐！这又是干什么呀？”吟霜低声道，“这一架打的罗哩罗嗦，拖泥

带水，一点也不干脆！”

“不要说话了，分了你娘的心……”张四姑道，“他们都在准备，运集功力，作搏命的一击，我虽然没有见过神、鬼双刀合璧的威力，但却听说是惊天动地的一刀，天下能够接下这一刀的人，绝无仅有。”

“那我们要不要帮娘一把……”吟雪道，“我和妹妹合力接下一人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张四姑说道，“但你娘一向是量力而为，她如接不下，一定会暗示我们，帮她一把，或是退出这座梅花厅……”

“不许插手……”

罗兰出声了，四个字，短短的一句话。

“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留下你们……”三宫主望了桂花、菊花一眼，低声问道。

“弟子不明白，还请三师父指教……”桂花提出心中的疑问。

“我要你们见识一下，天下最厉害的一刀，……”三宫主道，“神、鬼双刀合璧，一击取命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多谢三师父爱顾了，……”菊花道，“我们会记着三师父今日之情……。”

“重要的我还没说，……”三宫主道：“你们看过那一刀之后，就追随他们两位老人家了。……”

“三师父的意思是要我们暂作两位老人家的侍妾了。……”

“最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两人的刀法，……”三宫主低声道，“今夜，我会把最高的房中术，传授你们，然后就追随神、鬼双刀的身侧。”

桂花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师父，我们是否还要回到洛阳居来？”

“不用了，今日一战，局势就会清朗，你们是否留在这里，已经不重要了。”

秋花双婢，垂首无言。

三宫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看样子，你们心中似乎是很不高兴啊！”

“弟子不敢……”秋花双婢同声回应。

她们知道抗拒令谕的悲惨后果。

“那就好……”三宫主道，“要知道，师父在成全你们，你们资质好，功力深，才入选这个工作，只要能得两位老人家的欢心，学得绝世刀法，你们在内宫一系中的地位，也会提升，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。”

桂花心中忖道：“陪着这样两个又老又怪的老头子，这日子难过极了，何况，这两个老色鬼，又好又滑，我们全力侍候他，他们也未必肯传授我们刀法？菱花是她的得意弟子，真是好事，怎会不要菱花去呢？”

但闻一个柔柔细细声音，钻入耳中，道：“你们仔细听着，两个老色魔，也练了采补之术，你们的各种媚功，只能引起他们的兴趣，却无法伤到他们的身体，全力拼下去，只是让他们泄尽真元，……”

三宫主施展传音之术，接道：“他们七八十年的功力修为不易，一旦你们能采补到手，对你们的帮助太大了，但神、鬼双刀，也是采补高手，要是被他们发觉了，必会杀了你们，所以，采补方法，不能随便施用，必需要谋定而后动，致于你们如何从他们那里学得武功，那就要靠你们自己的本领了，今天，我会找机会传授你们房中术的秘诀。”

秋花双婢很用心的听着，尽管心中有着千百委屈，但表面却不得不装出一副温驯神情。